

全幅
(公分)
27.9×17.5

05683
/ 册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子部儒家類	之屬
書名:	性理叢編五種	
著者:	清不著編人	八卷 / 一册
版本:	鈔本	

5383 性理叢編五種八卷一册 清不著編人

母欺錄一卷 明朱用純撰
自德百條一卷 明顧天鏡撰
朱文靖公親論一卷 明朱天麟撰
慈陽答問四卷 清蔣 彤編
先師小德錄一卷 清蔣 彤撰

毋欺錄

崑山朱用純相廬著

余於酬接時或所言或被問徃徃道迷時事既非吾分內事且未必所聞之有據不亦妄乎自後切戒

小人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為不善也無力君子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為善也亦無力

莊子曰吁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吁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謝文節引之以却胡元之聘然正須有壁立千仞百折不回之操始可悟此不然其去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我為之者幾何矣

人心欲自見其是是大病處

予雖疎遠世故然亦有不忍已者此當盡吾分之宜與不宜不當計人情之責與不責也

藜藿糟糠吾之分也十年以來以殺餐館金擊餅不廢然每飯輒存一
藜藿糟糠之想庶幾善保我身

侍母夜話甚歡一時憂亂之心不知何往天下才喜可悅之事猶有過
於天倫之樂者乎

陳名蓮言及世道窘隘曰此正恐懼修省時也而今之人無富貴貧賤利
欲薰心惘然無忌將來禍正不知所底耳

君子立言自有理之當執不可隨人意以為高下若少隨人意徒為其所
菲薄耳可不慎哉

凡見親戚與人交惡必須平察其是非之所在縱親戚極受辱亦當究
極致是之由果為逆情而妄加然後徐相論列斷不可倉卒為乘氣之
言如是雖切中事情亦為黨護之私矣雖然默足以容豈真無一當理

者可言也其亦必無是言而後可也

學業妨廢於天地間此日便為罪人其猶可不自省乎

薛文清公云自古之要寧過乎剛余因思柔之為害甚不淺也鄭子產
之論為政也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知柔以立身者已既
為人所輕玩而又陷人于死地是以易之於乾也不言柔而于坤則曰
至柔而動也剛其有微矣

知義之不可而不能必且終於不得遂乃知無守者之徒自破義耳
怨激於內徒知理之不合而不能以情體人殊愧厚德

謹於彰顯則人敬之謹於幽獨則鬼神敬之

陳夙公篤信佛氏不如葷酒芥不如五味而食淡近又兼絕菜果
問之曰以甘淡泊也嗚呼人之所以失志節者不能安貧也貧之

所以不能安者淡泊不甘也陳子雖從異道而其言果善言也
貧賤之人最易責人處富貴者正須諒之豈惟富貴即均在貧
賤之中稍有豪忽之勝便須體察彼情忍其非意之干凡所遭
逆順夷險用心皆當如是

不當怒輕以聲色皆人亦非小過蓋此心之放稍不加意便如
犬咬燎原懿忿室怒之事正未易言也

能力齊朋友之急而不計利義也以無可稱貸而竟辭之亦義也
必欲曲全之而又以求利為念則兩失于義矣就朋友之義而言
固不當利而亦無責于曲全就取與之義而言固不必曲全而尤
不可以計利

一小事身不能洞識其理徬徨無主自顧真棄才也要之畢竟敵于

已私而徇于俗見

余病至是已兩月病之發于外者雖止而發于心者正復難療葉岳
心來語余以攝養之道曰莫若無心又曰提起正念便是無念葛瑞
五以夏思成疾語余曰天下事水到渠成莫不有自然之位置何容
心焉中庸第十四章可以解疾二君之心一近佛氏一近老氏要之
於余對病發藥也故記之

薛文清公曰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余於身體之久始
信

此心在道義上便一刻安樂

每動一念當思於仁義禮智四者何著

枕上讀三書錄始嘆前者未嘗一日為人奈何不知愧悔

古聖賢橫逆之來始則自反維則任之而已或受或避則觀乎福之輕重斷無與彼為難之理聖賢亦有不容橫逆者要皆發于至公之心非為己也

仁而不能裁之以義便是私私便多事多事便多害

天理本自至直至易至簡如一毫人欲于其間便生出無數紆曲煩難未

余讀二典三謨有見夫堯舜至德唐虞至治不過欽之一字甚矣敬道之大也今人但於存心履事之間能持一敬便覺得力甚多

余於奔走酬應之後若坐定即作事輒易差誤于以見余動中之不靜雖事後猶未寧心歛氣也於動中之不靜又以見靜中

之亦未嘗靜矣若靜固靜動亦靜則雖至動之中紛然肆應猶不至于或誤况動後乎

吾友有不為當為之事不能力阻畢竟分人已為二看得不切為所不當者固失于非義不力阻者亦豈得為無過豈非不能成物即不能成已

行之不勇畢竟知之不徹

人于自成成物之外更無別事而今之人日役二馬以從事于身世問者總於自成之物無與

吾於藏鉤射覆而有見夫人心之神亦於此而有見于人心之無二理又于此而有見夫天下之至神不出于天下之理一聖賢之言以以君子小人並論者如喻義喻利居易行陰易事難說易說難事

之類殆難悉數蓋欲使人判然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途寒暄之異氣也苟嗜利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矣苟易說焉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慎厥與君子同道即為君子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為小人人知惡小人之名而不知所戒猶病威施而惡影之倪不可得也作事而不能盡事之理固由於不明亦由於不誠和而不流者自然動皆中節非心有主其說能之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釋云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須者此已字蓋指闕切者而言今人議論人事應對物情于己初無所與而動以疑詐懸度他人朱子之意蓋謂切于己者尚不可他可知矣能戒乎此則心術自醇言語自寡不審於理而發言不敬之故

善出於己而歸美於人之歌舜作興尤見德厚

人所交口稱揚者不必別指過端以抑之人所交口非毀者須婉為回救以解之其無可解默然可也若人非亦非最為傷德

看孟子之才之學真能做得天揭地事業然其根本切實不過從孝弟上體驗出來所以為人倫之至

地心有所蔽則雖天良最親切處亦不復發事過或覺胆欲墮

纔覺財用重便不知有思義凡處人倫皆然

余頗致慎於出語之際而往不自覺其言之易不自覺者心之亡也

與計利者有事而復增其計利是吾亦計利也一有計利

之心則必昧于所當然為其所不欲而利亦究不可得故君子寧隱忍以挫於人也不屈己以求人

余勸學徒好學因想一人好學則一人之心樂師長之心樂父兄之心樂及至聞者見者之心樂鑒觀在上之心樂宇宙間真是一理充塞無有間斷

俗習筆墨之間口語之際喜作輕巧之詞此病入骨雖痛自則除終易流露故教子弟者切宜使之厚重簡默乃為有造之器

事後之悔雖無並于既往庶有補于將來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痛不自刻責嚴加提省己而愆繆相循覆轍仍然此真不可救藥者矣

食菜甚甘呼德下指謂曰此物至冬後其美如此乃知風霜非惡物也敬止之學不可滯與離一不敬則失所止矣
和而不敬流最難

天下之人所以不能守其道義者內則顧己之得喪禍福外則慮人之是非榮辱止此二念為害更無他端所以聖人著之於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無不得所止矣無不得所止者無適而非道義也

節制最不可少所以儉為美德

陸翼王言及若心之功謂余曰不能禁邪念之襟乘如何余曰且須檢點翼王曰但言檢點如薙草之不能去其根仍即生耳余曰其功止有檢點所以旋去旋生者不能精嚴

無間斷也翼王曰邪念飄忽本無根底余曰然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是乃根也必是為浪邪念何自而生哉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酬對之次必能為有益之言不然寧默斯其為有主於中者歟

敬是做人種子舍乎此則禽獸矣

物之實於中者必重其言輕佻則誠不至何以動人

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此非求免於疏也數則非其道焉耳事君亦然其有義當力爭者雖疏雖辱而不顧此又不可為數矣

細思隨所居之位盡職為難

今人皆以浮薄為聰明故此病中之最深最難克治心者身之主宰理者又心之主宰故總有主便是理要有主須有致知工夫

天下無主則亂豈有身無主而身克治者

以禮例心然後能以義制事

邪念紛乘雖曰於不明理然其敬也鮮矣襟念未泯雖由於不主敬然其明也鮮矣故存心致知不可偏廢直是一事

不繫乎人之尤不尤而在吾言之得與失如其失也尤即幸免過已難道

一言相助即欲人知吾功此心安可與入道

多言非必煩數之謂不當其可即為多言孔子與回言終日
孟子為楊墨之辨而莫謂其多言者當其可也

甚矣寡欲之為要也苟有所欲則已常不能自持而人亦得以
此中之危莫甚焉然則寡欲如何曰視天地間物無可求亦
無可吝則思過平矣

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斯真寡欲蓋無所寶斯無所
好則凡名利有色玩好之物舉無足動吾者斯其為剛德
君子歟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此千古義士之的也後人不必皆為
其事斷不可無其心有其心則氣象自別

短褐不完風雨不蔽凡所以窮困其身者皆餓之道也

有死之心而後可以行餓之道行餓之道而後可以不為不義之
事要知為不義未必不餓徒為夷齊之罪人耳

聖人無行不與開口便見論語首章天道昭然學而時習之
於穆不已也有朋自遠方來生物不測也人不知而不愠不
言所利也人自不察覲面失之昧者真以為夫子之言性與
天遊為不可得而聞矣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飲酒過三爵非理也是飲酒之理也
而吾不敢過義也畢竟吾心有是理故能隨物而處之則可
以知心之無理不包矣

言理而人或不敬言天而人能不敬乎無事無物不有理無
理而不出於天則亦無在而非天甚矣敬之不可須臾離也

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險逆之遭可避則避不可避則亦受之而已他非所計也譬如大寒大暑只宜于衣服飲食調劑之若有望涼望溫之念徒甚其寒與焉耳

兩日秋暑復甚余不免有坐之望涼之意雖因病體畏暑究竟此念即是願外即是求無益于得

提醒處便是天理欲不萌便是道故戒慎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靜中似此景象

看來太極只是生理所以天地非此不立萬物非此不生

王天下孟子尚以為所樂不存奈何以微名小利聲色玩好

為樂也

人在靜中整齊嚴肅便覺有天地在氣象

聖賢之書各有個合一處如孔門求仁則論語章、有仁在其中孟子道性善則七篇章、有性善在其中又總有個合一處仁即性善性善即仁原無二理學庸五經皆然此正所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多言只是心浮 志不篤則心浮

事不當其可即是非理之動不必其背謬也

天下事若但為所當為不為所不當為真覺至易至簡今人只為所不當為而當為者多拋却便忙得不了

胸中肅然無事乃是聖學泰然境界從肅然見得若但言

泰然恐易向清虛曠達一途去

孟子七篇不外仁義然欲仁則自不能不義而義正所以成其仁此又仁義合一之指讀者須識得

人固當安分又瑣盡分若不能盡分決有不安處

箴規人者必借鑒他人之過以為試似不如就理而言為不稱人惡尤無口過

曾子之戰兢即是顏子之樂工夫有生熟耳

戒懼靜中之動也故不空寂慎獨動中之靜也故不紛擾

今人稱果種多曰仁如桃仁杏仁之類此仁字最妙于此可見人性之仁可見仁之統四德其生生不已之機由果實而為根幹由根幹而為花葉由花葉而為果實由果實而為根幹仁

也當根而根當幹而幹以至花葉果實莫不皆然是即義也根幹花實之異其質青赤黃白之異其色莫不秩然粲然是即禮也自根幹而花葉而果實無纖毫之混淆是非貞固不能智也四者渾然全具於果種冲漠無朕之中故曰可以見仁可以見仁統四德

堯舜處父子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孟處時位之變從古大聖未有不從逆境磨鍊過來故曰困德之辨也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聖賢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只一懼字學者所以去舊染而新是圖者只一恥字

今世士習放僻庸鄙已甚而恬不為念有心匡救者須亟與提

倡恥字

恥者桀舜之轉關故聖賢皆喫緊以此教人孔子曰行已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之生不幸無恥

刻刻提醒此心為動為靜動時為仁為義為禮為智各要分明此即天道之陰陽五行也

心存斯誠矣故中庸之道不外一誠而來子却於待人而行下指出存心工夫以為立誠要領

堯舜之不傳子只是知其子之惡只是人所極易蔽者看得十分退出做做得十分了當然於此固見堯舜之聖竊謂丹朱商均亦非兇道但無君天下之德耳付也彼堯逆者見他人垂手而得乃父之天下豈能晏然虞賓之位哉

堯舜不過知其子之不可為君故與賢禹不過知其子之可為君故與子聖人之於事毋細大行所無事而已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固以此見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抑物各有定分於此尤須識得飛者必至于天躍者必至於淵定分也飛者不能為躍躍者不能為飛定分也知有定分而後知天理流行之妙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所以君子只是素行而行不願乎外所以春風沂水夫子與點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忽忘勿助長程子謂是活潑潑地

五倫之外更無人五常之外更無道

人之物即己之物故當相為愛惜己之物即人之物故當無所吝惜

昔賢為謀必忠人事即已事也與朋友共己物即人物也

今人多責效於天殊不知舍己更無所為天也亦足只求諸己而已天下之物雖曰與天下共然在己者不得過分彼此在人者不得無分彼此或曰無乃厚於己而薄于人乎曰均厚也待己則以無分彼此為厚待人則以必分彼此為厚事有萬殊道與之供均道也則均厚也且夫待己厚而待人之厚即在其中待人厚而待己之厚即在其中尤足以見大道之公

理勝則氣不用事氣靜則理愈以明苟遇事而矜張急遽為氣所役不惟不能自處于理而且即于愆矣戒之戒之

人猶有所憾於天地天地何嘗生怨恚故犯而不校者為量同天地但不可以天地不恚人之憾而不敬天地聖賢不校人之

犯而不敬聖賢

妄用便是不義故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與妄用失天理之當然且不為造化惜物力雖一介焉得不為獲罪于天

事機相左是大益處不知自傲非所以順承天意也

世人只為得喪禍福四字占了方寸遂使理之一字埋沒不出頭要知比干之直諫而死孔子之明日遂行只是禍福得喪看得透耳此處不容有纖毫之點翳

千病萬病總由物我見生故曰仁者人也天下只如一人斯仁矣聖賢不自見為聖賢者多豪傑不自見為豪傑者少毫傑不自見為豪傑便是聖賢故朱子有云有豪傑而不為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為豪傑者也

今人最易見人之驕我既不援安見其驕最易見人之吝我本無求安見其吝凡易見人之吝者皆由吾不能盡其道以致之也盡道則潛消默奪而可積極以至于化

偶讀陸放翁詩有云垂名千古易無愧寸心難令人道身汗下

有心即有意識意識之合于理者不可無意識之背于理者不可有有物即有分別分別其合于理者即為心之理分別其背于理者即為心之欲釋氏欲不生分別之想以格物窮理為意識與告子強制其心正同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未可謂非而謂行即是知則非也聖賢之道雖知行並進而行較重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陽明之學一知己畢其視行之功甚略甚輕將中庸所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逐層工夫可以頓踰矣恐無是理

慮事莫若審幾之不慎而徒自憂危且事不可知而橫擾方寸噫亦至愚矣

人安能事如意但能小心則於如意為思過半矣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事事為之節損即是吾所得於天之定分不得謂天所賦者尚有餘而吾所用者寧不足以不足養有餘如是便視天人為二理矣彼謂人壽何常惟恐用之不盡者轉自促其生耳

不見人之功者必自居其功不見人之善者必自代其善

位高者人之指摘愈嚴望重者亦然愈嚴愈則已愈以得修心藉指摘而後修已固見克治功踈然幸獲指摘而尤不自

修又何克治之功之有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可知天下事只循一易簡之理為之自無多事其所以事變日出不可意計者類由不明與斷以致之也明則銷之於未然之先斷則絕之於將然之際此間有是而無非有利而無害不知占許多人品之高享無數太平之福友人偶論銷圻苦無其人余曰非其才也實心任事者之少也夫子每每說主忠信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修業正以此也孟子論仁義禮智而必推本乎其寔蓋有其寔始有其枝葉實心積中雖思慮之所未及而義理自出內無實心雖義理之所切著而苟且念生苟且之心即奮勵之心一緣乎實不實則霄壤背馳三代以下少人材非三代以下少實學之效歟

能盡仁之道者雖威嚴而亦仁不能盡仁之道者雖惠愛而非仁能盡義之道者雖慈祥而亦義不能盡義之道者雖剛智而非義故文王為人倫之至要只於道之所在而故止之

不問親疎遇老者便當有敬的意思遇幼者便當有愛的意思但有差等耳今人此理多不能知只有親者而不愛不敬疎者可

知舍所憚而從所樂未有不為害者也就諂諛言則諂諛者為賊人納之者為自賊

有及門不能容人箴之曰鯁直狷急者雖或立品過人而其享富貴福澤者少蓋富貴福澤未有非寬宏濶達之受之也要其人品亦未嘗不高

物力不可不惜既以留有餘于己兼以濟不足於人

程子曰出明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克之則晬面盎背可見仁義禮智根于心須是敬敬德之聚也

以義之怒止人之怒未見其有濟也惟理可以制氣只平情順理則我怒不生而彼怒亦熄因知氣之用事多少自悞人

人之怒固不循理若我亦怒則與之同不循理矣又曰吾蓋理有所不容已也斯不亦強為說而重自欺乎

湯之怒葛伯文王之怒象人此又不怒而不得其道者他不得而藉口也君子於人倫之際纖介之嫌惟有自反而盡仁盡禮斷當以大舜為法

水之患至于覆舟殺人决隄漂陷只為風所激耳人為事物所

激而怒之輕發必且致多少舛謬多少事故多少侮慢甚者多少禍患可不審幾于一念之萌乎

若人之怒而非拂于理者則是我有以致其怒吾之怒又惡從生而今人又且咆哮而不可遏吾更不知其何心矣

不藏怒不宿怨想見聖人方寸是甚樣光明瑩潔克伐怨欲不行而聖人不許其仁者只壞于病根之猶在耳

後世學者之病最善捷徑而聖賢之學最壞於捷徑道非不直捷也但直捷處自直捷周詳處自周詳直捷中又自周詳周詳中又自直捷道貴不偏專取直捷其偏甚矣只如大學就自己分上事只說箇明明德就推己及人分上事只說箇新民又合兩項來說個明明德于天下何等直捷然明明德格物也致知也誠意

也正心也修身也明明德于天下則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又何
等周詳並不直捷則周詳者不見其統貫下周詳則直捷者必至于
踈略此道之所以自萬為一實萬分也自陸王之學興而朱子為
支離非斥朱子直斥聖賢耳而學者不察爭趨捷徑賤害學術不
知所底近乃有謂格物是打通人我即是克己者審若是則一格
物足矣凡夫誠意正心脩齊治平俱屬贅疣聖賢亦何事周詳重
慎於工夫所在層：下一先字啟驗所在層：下箇而后字取持
是說者謂非即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為善去惡即是知善知惡
而與之絕不相謀者吾不信也即不相謀要亦捷徑之類而非聖
賢有本有末有始有終之為道矣打通二字余先不以為然蓋人
同此心心同此理本無不通亦何用打即曰為私欲障蔽則亦克

己私是已聖賢說忠說恕俱只做得自己分內事其在人則曰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
有求己之道別無求人之法今以打通物我為說則似物我殊途
特地起爐作窰合二為一且豈無錯認既須打我通物又須打物
通我將使為治者皆以督責為術接物者皆以刻急為尚此語豈
聖賢道理又豈儒者氣象耶至以打通物我訓格物抑思齊治平
是物分上事誠正脩是我分上事而推其始事于致知則是由格
致而后誠正脩齊治平今却曰致知在于打通物我則是由齊治
平誠正脩而為格致不益顯與聖經背馳而與以知為行之說若
合符節乎此學問大闕隘不可不辨

陽明從萬死一生而得者只得其浩然之氣又却不免有助長不

是集義所生故與坐禪覺悟者同病是見心非見性也既不見性則其所得浩然之氣猶只好弄个影子此語人多不信步步實地上體勘自見

孟子從集義而生浩然之氣先儒猶為特露英氣陽明不從集義而生所以全是氣魄用事聖門言誠言仁皆主性而不主心心畢竟屬氣一邊

孟子曰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此便是為兄者之止至善天下以象為傲而舜之心初不見象為傲惟見己之親愛未至愈傲而親愛愈茂以如轉若非象之傲亦莫知親愛有如是之分量故曰聖人主靜以主人極

存心二字同為學之大要然但把箇心看守在此則必墮于空寂既病空寂則必出于夸誕孟子之言存心也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存其心養其性仁禮即性性即心所具之理識得性以為心便不空寂識得養以為存便不夸誕故孔子曰操則存操與存不同若操即是存何容下箇則字旨哉操也存與養並在其中矣
聖學但言知性而不言則明心可見知性方是明心而明心之不得為學也審矣

漢起共論世俗奢靡不惟泥沙物力而亦草菅物命物力太耗則人力亦絀而凶荒盜賊之變隨之物命太戕則殺氣所感而刑獄刀兵之慘應之故曰奢侈之禍甚于屠戮世且爭高嗜勝而莫之知返也悲夫

我生之初親朋至酒一壺為錢一腐一簋亦錢一雞鳧卵簋
為錢二便可款留今非豐饌嘉饌不敢留客非二三百錢不能辦
具耗費益多而物價益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故王者教民必先于
富而富民必先于尊節愛養

過自聖人以下所不能無但當救過不可誨過

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若其心志勞其筋骨飢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人因謂此大任未降時之事
耳豈知大任之降非便予之以安樂也仍是苦心志勞筋
骨數者境界特動心忍性曾益所不能則從這裏過來為熟徑耳
所以安樂憂患與生死初非兩截步步安樂便步步死步
步步憂患終步步生

君子不教人亦不為人所教何者氣有相激理無相激君子一循乎
理而又何敵之有

人猶木也木無本根則顛木無枝葉則枯人生上而祖宗是水
根也下而子孫是枝葉也仰隴祀事之時必敬必勤所以培其
本鞠育教訓之事必誠必正所以茂其枝不培不茂而生理以墜
故人道之大經奉先裕後思過半矣

凡天下責我之人皆成吾之人切須返躬修省苟不受人之責而意
氣相凌或漢馬相買皆自暴自棄之徒也

楊文襄公諭邊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時事
鎮靜是道也夫豈止治兵當尔哉

人只謂中庸下半部統發明誠字而不知開章戒懼慎獨早已

有誠了然此猶就實心言是成性以後的誠若繼善以來實理的誠則天所命者何人所性者何誠也而道與教總不外是中庸為明道之書盡誠盡道一而已矣

行有不得皆反諸己人只見事事自見一分不是自覺地位有餘意味甚遠

中庸戒懼慎獨動靜交致其功也二者固不容一之或略然獨知之地是酬酢方變關頭學者喫緊用力尤須在此雖曰靜無工夫動不得力猶獨不曰動無功夫靜不得力耶能慎其獨毫不放過則不睹聞之戒懼亦思過半先儒謂慎獨是鐵門栓而大學只但反復叮嚀於慎獨良有以也

分位之所不能為者聖賢不以責人也當為而為固是天理不當為而不為亦是天理

下學而上達上達即在下學中所以聖賢立教只就下學一邊說纔以上達立教便悞後學便恰是害道病根天如程子云主一無適之謂為敬高忠憲公曰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自是主一無適極至地位然使學者但求心無一事而不從主一無適做工夫則焉得不墮聰黜明離事絕物以為道耶孔子耳順以後看是甚樣胸襟然猶且曰從欲不踰矩步步還他實落初未嘗言心無一事則甚矣學之必不可以不進于上達而教之必不可不以不主于下學也蓋聖人只是下學中人也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則主一無適者正是徹上徹下者也不必就上再者一層高妙語頭

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人心道心是非一是二非二鉤勒的真恁分明上達只是下學的究竟其是從心不踰恰是心無一事但不可躐等耳

祿在其中祿字不必寔指于祿之祿只虛看其有意味學獨是學但為于祿而學則多聞見闕疑殆慎言行寡尤悔必有不克盡其功者聞見必日積月累復柔含蓄而後漸進于廣博首志在于祿則亟欲自見得少亦足夫安得多疑殆所在正好自聰作聰明於竒炫長悅人之耳目以為于祿之階夫安得闕疑殆且然况可見諸言行者又安得慎務為欺人之學惟其利祿之逐即有尤悔亦不復暇顧夫安得寡是則寡尤悔之學正與于祿同途而功胡越者也若誠一念不紛寔下工夫其中所得豈

止利祿之所能及故曰祿在其中分明謂寡尤寡悔何祿如之也不須更尋祿字注中不求自至四字解極脫洒無乃猶挂着纖翳在孟子天爵爵字亦從人爵借說初非實指

延平教來于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復性最上一層法門也昔有問程子求中於未發以前如何曰求中即是思思即是已發羅文莊公疑之謂此思在動靜之交未可謂已發愚以為文莊此語未得程子立教之肯蓋程子每不欲與學者言靜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終說靜即入于佛曰人言靜見天地之心某獨言動見天地之心曰未發前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今誠提起此心專一體認未發前如何此正靜中有物之謂也雖虛明之體似有所屬然不着形相不落聲臭體認未得與體認得

時氣象雖不同境象則有異起動靜而言則固無動無靜就動靜而言則但可謂靜而不可謂動所以謂是已發者有物即已發已發即不得謂靜不欲以靜立教也 然則未發以前究竟如何程子固言之矣曰喜怒哀樂時未發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即是有物無物涵養其箇看來總說靜便入于釋是程子不欲言靜本旨

孟子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程子謂盡性至命之本於孝弟似乎孟子是就孝弟上推擴出去而言其事業之廣大程子是就孝弟上收斂進來而言其義理之精微然而非有工也天下之乎正所以盡性至命也都是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中事也此本實之落至明至切的道理但人自信不及所以孟子曰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程子亦曰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有恥便是立志不立志便是不知恥

養心莫善於寡欲養知莫過於寡欲知是心之明欲是心之蔽不兩立故須所欲掃除淨盡則此心常明

專治內不足是學問專治外不是學問何者心兼內外總專治不惟道理之偏并所若者亦齟語而不馴伏

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一雖就心言誠要亦是理心非理不誠以不仁仁之心逆料人彼未必然而吾先自處于不仁多見其不智

須於疾病貧窮人所最困苦處偏尋出箇樂來方不為境所

奪然此樂處非可偽為非可強求只遵道而行便無入而不自得 若是則道與境遇有二乎曰疾病貧窮不是道道却在疾病貧窮之外此便所謂道亦器器亦道在人自去領會

只為物我見重所以到處窒碍不相貫通若盡除物我便天地一萬物一更有何處不肯故曰一以貫之故曰忠恕而已矣但知父子為重則所以傷吾父子之恩者皆不為契但知君臣為重則所以傷吾君臣之義者亦不為矣五倫皆然故中庸但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名而天下之道已盡于是道也者吾所當為者是也才青人便非自盡才不自盡便失其道大舜之孝亦足只是吾所當為者盡其分量至於充塞無間則暮象之不慈不弟自然銷鎔亦盡故底豫而克諸底豫克諸

非責人者之可得而強致

才青人便非物我一體故不能相通

王生友竹問曰告子之不動心惟是強制其心果能不動否余曰烏能不動但曰強制己不勝其動矣蓋天理不容泯滅人即甚凶頑亦有時而發露此乃往復氣機之自然即所謂平旦好惡即所善端發見之偏也告子雖勿求其不得而得失天理之昭昭者日用之間清夜之際何嘗不自省覺只是隨省覺隨抑制省覺非動省覺而強抑制之為動孟子之不動心亦非心全不動只是其動以天故曰不動莫靜于天理莫動于人欲以人欲而強制其天理動奚若焉先儒謂釋氏忙得不了正謂此也告子之學即釋氏之學也

平且之好惡善端之發見愚以為告子之所必不能無者此一定之理也聖人使人于汨沒之後而長養之以全其良擴充之以造其極者惟在於此告子乃復強為抑制真滅絕造化之氣機斬斷生人之種子釋氏既揚其波世又從而揚釋氏之波者且盈天下何也噫

敬也者萬善之綱領千聖之命脉入則人出則禽入則生出則死

財利之往來萬善之剛領人品心術所關故一介不苟昔人以此堯舜其君民

論士於三代以前有為重於有守論士於三代以後有守重於有為非古今之才有優絀也守有優絀也而世道於是而懸殊

已

淡泊可以養生寂寞可以彌性

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靜則昏昧動則紛擾者心之放也皆朱子言治心者只於此處體勘自有把握

語曰名者造物所忌造物何嘗忌名實至名歸正天道之當然造物所忌者乃無實而妄求者耳即其欲上之心便是無忌憚之心今人之所無忌即天之所甚忌忌是畏忌今人多半視為悛忌其亦昧于天人之甚者矣

不是存心一層禮義又一層存心即是禮義不是放心一層利欲又是一層利欲即是放心但存心有動靜之分放心則無動靜耳

余嘗自謂人生無益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為愈今既不死便當隨事殫力置死生於度外故在家則父子兄弟常切不盡分之慮而不敢或懈教人則法語巽言惟恐其不為君子而不敢或棄此余所以畢世憂勤忘其老至也雖然死而後已昔賢之訓敢不勉焉

義與利相須而並行舍義言利固不識義使舍利言義亦未必為識義孟子百鎰不受十萬亦辭使但曰是無取乎利交者也又何以有不素餐之辨而謂却之不恭也哉蓋重道而好禮潔已而遠利亦各行其是而已

持已而見利思義則固無貪取之病待人而見利思義則亦無吝與之病

卯正之闕由于昏明昏明之介發于敬肆故君子敬以直內直也者無時無處而不主其敬也小有間斷即入昏邪可不戒哉

凡事固須熟慮審處亦有精瞻顧焉即非者二者皆無失乎天理而已然天理見于審慎者易見於當幾者難而惟當幾之見最為真切致曲致此達于所忍所為達此能馴致其極則惟義所在矣

從來父子兄弟之際類多不齊如堯舜為父而有朱均舜禹為子而生于瞽鯀以至周家父子互古難違孔子嘆其無憂然且文武周公為父母兄而有管蔡可見氣數稊揉必無全盛人事間錯必不能盡如人意此正孝子慈父恭弟交兄之所自出但當安於所遇盡其當為以處之一有責

望之心則不勝其乖迂而足為人倫之變也已

見義不為是為無勇固聖人之明訓凡事須決于義理尤須審乎時勢蓋時勢即是義理苟與時勢抗衡即是果敢而窒世情恒喜人之順從吾言不知言惟相違而義理出余每常昭對見無一言之違也則尤恐恐然內自省察其口過非理之來雖旋即逝然而當下不能無少拂意亦是見理不熟

一以貫之但驗之吾身百體而其理自見目能視也而心以為當視則視耳能聽也而心以為當聽則聽是心貫乎耳目也持者手而苟非心之欲持則不持行者足而非心之所欲行則不行是心貫乎手足也言之者口而不言者必其心以為不可言

為之者身而不為者必其心以為不可為是心貫乎身口也推是而天下之大萬事萬物之紛蹟一而已矣故曰一以貫之

己之所不欲持不欲行亦人之不欲持不欲行己以為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為人亦以為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為推己及人即無不各得其分願故曰一貫之道忠恕而已矣

程子謂人須放着自已與天地間物一例看此最好語今人於衆人中作一秀才便沒安頓此秀才處進而中舉人中進士益沒安頓此舉人進士處他如有了些少家私有了些少才學都沒安頓此才學家私所在所以動作語言威儀之際種種罪戾豈知天地人物無窮無盡吾亦無窮無盡中之一人一物造化合下有甚安放自已處吾只還他安放便了

管仲也。只為沒安放自己一箇上卿故。雖許大功業而聖門直以為不足道。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吾以為此亦舊器之無用而在所更張者耳。不然器亦安可棄舊也。器不求舊求必非人不求舊之漸。漢宣立后所以托意於故劍歟。

昔賢謂立誠自不妄語始。蓋無是念無是事而有是言。固為妄。其不當言不必言而言亦何其非妄。誠能一切謹密則此心之無虛假間斷可知。故曰立誠。

天下事何者而非自取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吾更由乎誰慎之哉。

厭事最為害事。至而不能辭便是吾分內事。才生厭心。

便慮之不周。慮人不周。獨或有周之者。而吾之過已難辭。慮已不周。則轉以致害。聖人毋意厭事。詎非私意。

女子小人之不孫。由平時不能自守之嚴。啟之猝。欲禁於臨時。愈禁則愈不孫。

敬以持己。便是致中工夫。起以及物。便是致和工夫。故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便有天地位的意思。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有萬物育的意思。或曰敬起是兩項。致中致和田未發而已。發是一項。曰無忠。做起不出。非至敬即行。恕不來。則又何有兩項之有也。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况狐貉。敝緼貧則敝緼富則狐貉。敝緼非損。狐貉非加。此正事物當然之理。故由也。

不恥可進於道

上

昔薛包於其弟子求分財壙奴婢則引老者田廬則取荒頓者器物則取朽敗者甚矣包之友讓也而吾謂何獨友讓為然凡人生之奉其身者得有奴婢便是何妨老穉得有田廬便是何妨荒頓得有器物便是何妨朽敗如此則吾之安身處已亦儘受人皆以有餘為福吾獨以不足為福人之所讓讓於人吾之所讓讓于天固不因人讓而有益然而人之此心當不悖於天心云

纔不自攝心此心便無所不至小人所為之無不至亦只由此心放而不收故曰人心惟危

仁之中已兼讓意而大學言仁必復言讓者讓尤人情所難耳

故孔子特稱泰伯以風世

昔有後輩問前輩曰聖人如何可學曰輕財便是聖人肯哉言也極其量雖堯舜讓天下只是輕財余見今之好利者不勝其繁惡察惡常出於意外則凶害亦常察於意外然卒莫之覺悟不知均受之性於天何以若是其溺而不返也

恩怨須明同一明也而重在思不可忠取予必謹同曰謹也而重在取不容苟

有事勿正即是先難後獲而忘與助皆正所必至之病藥其效遲則忘貪其效速則助獲字中該此二病故不可不後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是聖學反是即佛學或曰有事未嘗不同余曰途路之差正始有事聖賢之有事集義也佛氏之有

事守寂也守寂則但知有之虛而不知有性之實集義則
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動而達其應萬事之用故曰差正在有
事

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即是敬以直內動而達其應萬物之
用即是義以方外

即心即性是生初外事是聖人事自夫不能保其生初而不
得為聖人則性亦離其心安得不分而性又如何可離其
心安得不合則復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復性也
天地之心即心即性也

後儒主靜主敬之學總不外慎獨二字故知聖人之言無所
不盡

中正仁義本極兼動以靜中即具有中正仁義若無中正仁義
之靜便落空寂便體非體而用非用

有中正仁義與無中正仁義之靜如何分曰窮理則有不窮理
則無故格物致知為聖門為大學入門第一工夫而聖學舍此
亦更無第二法門

格致知止以後之靜是理靜未能格致未能知止而言靜是氣
靜理靜故能慮而應萬事若將氣靜以泛應其下為意見之私
者鮮矣

古今之天下非有異也古今之人亦非有異也後人動謂古人
之事非今人所能為古人之道非今世所可行轉相師效日以
淪下不知古人只為此事行此道而成古之天下今苟為之首

行之則雖唐虞三代未嘗不可在今日也先儒謂終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便是自暴棄今只一自暴棄而遂舉斯世而沉淪之哀哉要其事無窮其病則只是嗜利古之人不好名不好利其後好利而猶或顧名至今日而併不復名之顧已哀哉

毋欺錄終

